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詩法即其兵法：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

"The Art of Poetry is Equal to the Art of War": A Study of Military Officers' Poetry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Ming Period

doi:10.29971/JMS.201106.0002

明代研究, (16), 2011

Journal of Ming Studies, (16), 2011

作者/Author：廖肇亨(Chao-Heng Liao)

頁數/Page：29-5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971/JMS.201106.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詩法即其兵法： 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

廖肇亨**

明代武將詩人之眾，為明代中後期文學史及文化史的特殊現象。以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武將詩開創了新的美學典律；而從文化史的面向來看，則武將詩反映出兵學與當時詩風、文風、學風跨界書寫的文化特殊性。本文首先以錢謙益、湯顯祖等人論武將詩的說法，探討武將詩「詩法即其兵法」的美學理論。接著以明代中後期著名的武將而能詩者：萬表、戚繼光、陳第，蠡探武將詩所反映的價值理念與學術思潮，進一步探討武將詩所體現之明代中後期跨界展演的文化書寫，與經學、理學、佛教各種學術思想的交融滲透，此乃文化史中不可忽略的現象。此外，武將詩與明代格調派的詩學論述之依違關係，則呈現出詩學史上的意義。由是，本文最後為武將詩作一價值再探，認為武將的詩歌世界反映了當時歷史潮流與文化風尚，不僅帶入邊塞風物、朝政得失，更重要的是其提供了一種重新觀照文學定義與疆界的嶄新角度，摸索一種嶄新理論話語的可能性。

關鍵詞：武將詩 萬表 戚繼光 陳第 詩法 兵法

* 蒙匿名評審員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前言

大臣退朝之後，在家女裝傅粉，¹那巾幗英雄卻著上鐵衣戰袍跨馬驅馳；²僧家服飾成為一般人民穿著時尚所趨，³僧尼卻「御鮮衣、食美食，譚詩顧曲，徙倚竟日」，⁴「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⁵那個時代，《西廂》可以寫入八股制義，⁶內閣大學士教導庶吉士習學《楞嚴》。⁷儒冠、道袍、僧鞋成為知識社群一種特殊的服裝時尚，⁸儒、道、佛等不同學說思想的藩籬也在不斷變換，⁹前衛創新與懷舊復古在文學作品中共時呼吸，明代中後期是一個際

¹ 明代中後期男士女裝之風，當時李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一詩所述最為傳神。此詩見收於李樂，《見聞雜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2冊，臺南：莊嚴文化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1997），頁361。

² 關於這一點，合山究先生收羅齊備，參見合山究，〈巾幗鬚眉論〉，收入合山究著，《明清時代の女性と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517-596。

³ 僧家的水田衣風格是明代中後期流行的服飾風格之一，關於這點，可以參見林麗月，〈大雅將還：從「蘇樣」服飾看晚明的消費文化〉，《明史研究論叢》，第6輯（合肥：黃山書社，2006），頁121-134；巫仁恕著，《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第3章，〈流行時尚的形成〉。

⁴ 這是錢謙益對晚明中興慈恩、華嚴兩宗的高僧雪浪洪恩的形容。見〔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收錄於〔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86，〈跋雪浪師書黃庭後〉，頁1800。關於雪浪洪恩其人與思想，筆者曾有專文論及，參見廖肇亨，〈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庫所藏《谷響錄》一書〉，收入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及其開展》（臺北：允晨文化，2008），頁202-237。

⁵ 〔明〕顧起元著，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尼菴〉，頁68。

⁶ 關於〈西廂制義〉，詳參廖肇亨，〈淫辭艷曲與佛教：從《西廂記》相關文本論明末清初的佛教詮釋〉，收入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及其開展》，頁392-434。

⁷ 這是趙大洲的故事。錢謙益曰：「聞嘉靖中，內江趙大洲教習庶吉士，課讀《楞嚴》，謂：『諸君年長四十，少亦三十。不以此時讀此經，待何時耶？』」〔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蒙鈔緣起論〉，收入〔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牧齋雜著》，頁473。

⁸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關於這點，一個簡單的匯整，可以參閱杜聯誥編，《明人自傳文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所收諸文。

⁹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鄧豁渠，可以參見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鄧豁渠的出現及其

限飄忽，價值重定的時代，在此同時，文人雅好談兵，¹⁰而武臣多能詩。

本來，從梁代的曹景宗(457-508)¹¹開始，¹²武人能詩，¹³無代無之，本非特例。但明代中後期精於詩道的武將人數之眾，吸引了當時詩家的注意，例如清初劉廷璣(約 1654-?)曾與友人刻意蒐羅歷來武人之詩，後曰：「獨明詩為最多」¹⁴王士禎(1634-1711)也曾說：「明名將如郭登(?-1472)、戚繼光(1528-1588)、陳第(1541-1617)、萬表(1497-1556)，皆有詩名。」¹⁵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中後期擅詩武將之多已經成為詩論家無法視而不見的文化現象。

面對這為數眾多的武將詩人，至少可以進一步追問：(一)明代中後期武將詩歌的美學特色與精神意境本身有何特色，其演變的歷史經過為何。(二)其與當世詩風、文風、學風是否有所互動？(三)武將論詩是否有特殊的理論基礎。類此種種，有待之覆尚多。本文嘗試檢視武將創作之詩歌所呈現的世

背景》，收入《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頁 189-214。

¹⁰明代中後期文人談兵之風，參見馮玉榮，〈晚明幾社文人論兵探析〉，《軍事歷史研究》2(上海，2004)，頁 155-160；趙園，〈談兵〉，收入趙園著，《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79-161。

¹¹《南史》曰：「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曹景宗此詩，可以視作一般意義下武將詩的濫觴。見《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55，〈列傳·曹景宗〉，頁 1356。

¹²武將之詩，胡應麟至推霍去病，又盛稱李陵。霍去病姑且置之，李陵之詩作真實性不免啟人疑竇。因此，一般詩論家談及武將詩，仍多以梁代的曹景宗為濫觴。胡應麟的說法，見〔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周漢》(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 1，頁 127-128。

¹³誠然，一代梟雄曹操允文允武，而明代至少有王陽明，亦文武兩美，但傳統詩評家言及武人詩例不及此。雖然明代中後期書生雅好談兵，但明代自有清楚的衛所兵制。文人幕客輔佐戎務與身帶武職絕不可混為一談，觀以下劉廷璣、王士禎諸人的討論不難看出：一般言武將之詩，率以身帶武職者為討論對象，文士學者知兵者概不闖入。本文襲此一前提，以武將作為主要討論的對象，不闖入談兵文人。不過此與明代中後期談兵之風自不能斷然劃成兩截，兩者仍有必要相互參看。

¹⁴〔清〕劉廷璣著，張守謙點校，《在園雜誌》(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2，〈武人能詩〉，頁 69-80。

¹⁵〔明〕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17，〈儒將詩〉，頁 420。

界觀與精神特質，以及相關的文化脈絡。眾所周知，國運與武備息息相關，明代武將詩歌既是明代中後期文化史的一個特殊現象，認識明代武將詩歌同時也有助於理解明代中後期歷史、文學、文化等層面。武將之詩，因為與傳統文人的視角有別，故而也開創了新的視野與美學典律，例如明清之際著名的朝鮮女詩人許蘭雪軒(1563-1589)的發現，復與明代中後期援朝將領藍芳威、¹⁶吳明濟息息相關。¹⁷因此探究明代中後期武將詩作也是重寫文學史此一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驟，明代中後期武將詩歌或許未必能顛覆固有賞鑒標準與論述方式，至少提供一個重新思想的向度。

一、「詩法即其兵法」——武將詩歌美學理論旨要

明代中後期以來，武將多喜為詩，詩論家雖早著意於此，然唯湯顯祖(1550-1616)與錢謙益(1582-1664)能從理論方面言之成理，將兵法與詩法相提並論，甚具新意。臨川雖孤明先唱，但牧齋說法之細密較臨川有以過之，故此處先就牧齋之語加以考察，錢謙益曰：

〔劉曹南〕將軍顧自憲為歌詩，據鞍倚馬，筆騰墨飛，投壺雅歌，分題刻燭。幕中之士，傳寫其詩，鏤版以行於世，而請余序之。夫詩有聲焉，有律焉。氣莫盛於聲，法莫細於律，皆與軍旅之事相通者也。《傳》曰：甲兵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

¹⁶ 藍芳威本為景德鎮陶丁，萬曆中，率眾暴動，為鄱陽令程朝元、江西僉事顧雲程討平，貸死戍邊而漸為名將。參見〔清〕趙弘恩等監修，〔清〕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1冊)，卷147，〈人物志〉，頁287。

¹⁷ 朝鮮女詩人許蘭雪軒(楚姬、景樊)的發現先是由於赴韓支援抗倭戰爭的將領藍芳威、吳明濟等人，繼而又由於朝鮮冊封使朱之蕃的大力稱揚，明代中後期各家詩選幾乎無一例外選入許蘭雪軒的作品，包括清初錢謙益《列朝詩集》與朱彝尊《明詩綜》兩部膾炙人口的詩選集。許蘭雪軒之所以成為中國詩人注意的對象與話題，幾乎可以說肇自當時武將。在這個意義上，或許也可以證明明代中後期武將對開拓傳統詩學的視野功勳卓著。俞士玲對許蘭雪軒之詩在中國流傳的情況有詳細的考證。參見俞士玲，〈明末中國典籍誤題許蘭雪軒詩及其原因考論〉，收入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284-321。

將帥之臣。五聲之中，思武臣者居其三焉。師曠歌南北之風，知楚之多死聲。與夫清嘯而卻胡，吹篳而退虜，皆此物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握奇》之法，四正四奇，餘奇為握奇。善用兵者，以正合，以奇勝，皆律也。故曰：好以暇，好以眾整。今將軍之詩，聲盛矣，律備矣。驟而歌之，若風雨之猝至，若礮火之橫飛，若鉅鹿、昆陽之戰，士卒震恐，而虎豹懼慄也。徐而按之，擊刁斗，明步伐，前偏後伍，鼓進金退，森然而不亂，井然而可紀也。俄而暗啞叱吒，免胄叫呼。俄而緩帶輕裘，雍頌燕笑。此將軍之詩法也，即其兵法也。古今之論將者，莫先於趙衰之論卻縠，以為說禮樂而惇詩書。而中山王奉高帝觀書有益之諭，所至親禮儒士，囊書自隨。將軍之為詩，豈徒尋行儷句，追配昔人競病之章而已，以詩書為義府，以忠孝為學麓，滅奴盪寇，精白一心，以報天子。磨厓之銘，鼓吹之曲，舐墨吮筆於飲頭喋血之餘，庶可以解賦詩退虜之誚乎？¹⁸

劉澤清(?-1649)以頭顱飲血一事屢屢見諸史乘，陳寅恪考定劉曹南當即劉澤清，¹⁹從此文中「飲頭喋血」與牧齋贈詩之「擲地漆顱供飲器」²⁰一句證明陳寅恪之言可從。²¹劉澤清起身卑微，²²但《明史》言劉澤清「頗涉文藝、好吟詠」，²³顯係明代中後期以來能詩武將流亞。劉澤清乃明清之際著名的四鎮總兵之一員，涉入明清政局極深，故陳寅恪曰牧齋此文之作意在籠絡武人，冀以知兵起用。²⁴以兵法說詩法，淵源有自，例如宋代的黃庭堅(1045-1105)曾說：「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

¹⁸ [清]錢謙益，《錢牧齋全集·牧齋初學集》，卷31，〈劉大將軍詩集序〉，頁919-920。

¹⁹ 陳寅恪，〈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收入《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669。

²⁰ [清]錢謙益，《錢牧齋全集·牧齋初學集》，卷20，〈寄劉大將軍〉，頁703。

²¹ 事見 [清]張廷玉等校，《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273，〈列傳·高傑劉澤清〉，頁7008。

²² 王士禎曾記劉澤清事曰：「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啟中，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為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見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卷8，頁4638。王士禎此條資料乃由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博士見示，特此致謝。

²³ 《明史》，卷273，〈列傳·高傑劉澤清〉，頁7008。

²⁴ 陳寅恪，〈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收入《柳如是別傳》，頁669。

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²⁵嚴羽(1191-1241)也曾說：「少陵詩法如孫〔子〕、吳〔起〕，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²⁶以兵法論詩法其旨大抵在於(一)以將令的嚴明比喻詩法謹嚴，(二)以用兵貴神強調不可拘泥詩法，大抵用以形容奇正相資相生的詩法。錢牧齋此文例證、故實大抵襲自湯顯祖〈李秀巖先生詩序〉²⁷一文，以兵論詩雖非昉自牧齋，然其精到密致實有以過之。²⁸此文遍引《左傳》、《禮記》、《易》、兵書(《握奇經》)、史書種種典籍說明武將賦詩實合乎先王之道。君子聽聲思武臣一段，典出《禮記》，其言曰：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

²⁵ [北宋]黃庭堅著，任淵等注，《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12，〈再次韻(楊明叔)并引〉，頁303。

²⁶ [南宋]嚴羽著，陳定玉輯校，《嚴羽集·滄浪詩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頁32。

²⁷ [明]湯顯祖，〈李秀巖先生詩序〉，收錄於[明]李言恭，《青蓮閣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5，第2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萬曆十八年[1590]刻本影印，1997)，頁417。案：此文為湯顯祖集外佚文，未見收於當今傳世各本湯顯祖集當中。李秀巖先生，即臨淮侯李言恭，亦明代中後期能詩武將之一。

²⁸ 以兵法說詩法，清代詩話中屢見不鮮，在此隨手拈出數例，以見其流傳之跡。龐塏曰：「射有的則決拾有準，軍有旗則步伐不亂，賦詩命題，即射之的，軍之旗也。」見[清]龐塏，《詩義固說》，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738。陳餘山則曰：「[作詩]譬之大將領十萬師，先觀其令嚴夜寂，有聞無聲，便知是將才。次則定謀，次則遣將，至營陣既列，變化在手，不待接仗而決其必勝矣。」[清]陳餘山，《竹林答問》，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頁2248。不難看出：此二例的重點仍然是法度與變化之間的關係。以兵法說詩之奇正，推衍極至者，或當推清代乾嘉時期的詩論家薛雪。其嘗曰：「曾受《韜》、《鈐》之法於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奇正二字。後受詩、古文辭之學於橫山，討論之下，亦不越正、變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真同夢囈。」見[清]薛雪著，杜維沫校注，《一瓢詩話》，收入葉燮等著，霍松林等注，《原詩·一瓢詩話·說詩碎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103-104。文學批評中的奇正又與「勢」密不可分，吳承學教授曾對中國文學批評中的兵法話語之淵源與特質有所發揮，參見吳承學，〈古代兵法與文學批評〉，《文學遺產》，6(北京，1998)，頁2-12。

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²⁹

此段顯是傳統詩學最重要的命題之一「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種說法的變奏複衍，錢謙益引此一方面在於強調劉曹南作品中鏗鏘有致的聲調，另一則用以說明朝廷與武臣的互動。以兵法奇正互用說詩境的常變相生，以兵法之進退擬諸詩法之收放，贊劉曹南將軍詩風豪放慷慨而又從容蘊藉，結尾則以赤誠報國相許。

牧齋一代詞宗，竟肯為武人詩為序，苦心安排之跡歷歷可見。例如稱其「尋行儷句，追配昔人競病之章」，顯係屬對未精之婉詞，又拳拳勸發忠誠事奉君上，實因劉澤清兵不受朝廷節制。劉澤清日後降清，早有徵兆可循，³⁰雖然言者諄諄，但仍是牧齋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

格調派詩學講格高調古，又喜雄渾蒼茫，議者時而譏其為「瞎盛唐詩」，³¹眾所周知，錢謙益為反對復古格調詩學之急先鋒。但此文言聲氣、律法，卻深染格調派氣味，劉澤清之詩今不傳於世，然劉澤清籍隸曹州，本北人也，明代中後期之際北方詩人仍奉李攀龍(1514-1570)為圭臬，習詩由復古一逕入手亦屬理之必然。牧齋此段之言貌似贊其法度謹嚴，暗則恐有譏其行跡未化之意存焉。

牧齋此文亦說明武將詩歌與幕客之間的關係，「幕中之士，傳寫其詩，鏤板以行於世」一句頗堪玩味，劉大將軍之詩傳寫鏤版既一成於幕客之手，焉知非其手筆，至少潤色修飾之功必不欠矣。關於這點，時人莫不了然於胸。沈德符(1578-1642)曾以戚繼光與蕭如薰(?-1628)為例，說明當時武將與山人幕客的關係，其言曰：

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為薊帥，時汪太函(1525-1593)、王弇州(1529-1590)並稱其文采，遂儼然以風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輩，尊之為元敬詞宗先生，幾與縉紳分道揚鑣。而世所呼為山人，充塞塞垣，所入不足以供

²⁹ [元]陳澔注，《禮記集說·樂記》(北京：中國書店，1994)，頁336-337。

³⁰ 劉澤清降清之後仍然不受節制，後為清廷所殺。

³¹ 例如清初的詩論家吳喬。吳喬的說法參見[清]吳喬，《圍爐詩話》，卷1，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頁472。

此輩溪壑，久亦厭之，而不能止矣。近年蕭都督如薰。以偏裨立功，峻拜寧夏制帥，頻更大鎮，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輩作隊趨之。隨軍轉徙，無不稱季馨詞宗先生。蟻附蠅集，去而復來。時諸邊事力已絀，非戚帥時比。蕭之內人，前為楊司空女，繼為南太史妹，俱盛有嫁賞。至脫簪珥佐之而猶不給。武臣好文，自禍至此。³²

蕭如薰好詩一事亦見乎《明史》本傳，明代中後期山人穿州撞府，逐隊而行，盡人能言，³³觀此得知：武將幕府也是山人詞客的聚居之處。武將耗費巨資出版詩作的過程也在無意之間參與明代中後期興盛的出版文化。武將作詩原先雖不過附庸風雅之意，但亦偶有本色佳什，尋常文人所不能道，令王世貞、錢謙益、朱彝尊(1629-1709)、王士禎等明清詩壇冠冕稱之不去口。武將之詩，時與詩法常規合轍，時有出乎正軌格式之外，然而文學史於此幾乎絕口不提。明代中後期武將之詩一方面呼應了邊塞詩、戰爭詩的詩學傳統，一方面也有明代中後期社會文化脈絡的印記，亦與理學、禪學等勃然而興的時代思潮相互呼應，是觀察明代中後期跨界文化書寫的絕佳例證。明清之際，能詩武將不勝枚舉，以下以萬表、戚繼光、陳第三人為主要觀察對象，省思其詩作與社會文化脈絡的相互關係。萬表與王門諸子往來密切，帶有理學家風味；戚繼光則與王世貞、汪道昆交好，頗受格調派詩風影響，陳第則是考據學的先河，此三人某種程度可以代表理學、文學(特別是晚明詩壇主流格調派)、考據學。本文以三人之詩作為代表，希冀就明代中後期武將詩所反映的價值觀念與學術思潮加以蠡探。³⁴

³²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17，〈武臣好文〉，頁434-435。

³³ 明代中後期山人的研究至眾，近來比較完整的討論可以參見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一書。

³⁴ 在此三人之外，筆者曾就明清的海戰詩為對象，對俞大猷等人的詩作略加論究，故於本文暫時略而不談，以省篇幅。參見廖肇亨，〈浪裡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一文，收入陳維昭，張兵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第11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頁285-314。

二、「一點靈明，徹底光透」——萬表的幻體禪心

明代中後期文化研究何其多，其中關於武將的研究又何其少，除了部分兵制與火炮輸入史的研究之外，³⁵關於明代中後期武將與兵書的研究涉足者至寡。晚明能詩武將，往往直接聯想戚繼光，事實上，明代中後期武將不獨能詩，論學亦足堪傳世，且發千古之奧。在戚繼光之前，尚有萬表，體現出另外一種能詩武將的人物類型，此節先以萬表為例，檢視其詩作中的學術思想與價值體系。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登正德庚辰(1521)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嘉靖丙辰(1556)正月卒，年五十九。

萬表為明代中後期最知名的能詩武將之一，《四庫提要》謂萬表之詩文「氣格稍弱，故終不能與一時文士角逐詞壇」，³⁶顧起綸(1517-1587)謂萬表：「才清思逸，稟履高曠，言行無俗韻。其詩如空巖曲瀨，宛轉寥夔，時復滴瀝，得幽閒真趣。」³⁷一般來說，萬表的詩清逸超然，世情寡澹，較少勇壯猛烈之情。雖然也有「乍浦潮迴海氣腥，流屍塞岸盡殘形」³⁸之類充滿腥風血雨的語句，但更多的是「紅葉青山谿閣上，蕭條誰向此中歸」³⁹般的灑然出塵。

³⁵筆者耳目所及，明代軍事相關研究，以軍事制度方面研究較多，例如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7)；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黃一農先生近年從事晚明火炮與傳教士關係的研究，有專文〈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以火砲測準技術之演變為例〉，《清華學報》，26:1(新竹，1996.03)，頁31-70。但除此之外，關於明代的武將、水軍、兵書、戰爭與民族關係等等相關範疇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的拓展與深化。

³⁶見〔清〕永瑢、〔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冊)，頁711。

³⁷〔明〕顧起綸，《國雅品》，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112。

³⁸〔明〕萬表，《玩鹿亭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6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2，〈聞海警有感二十首〉，頁42。

³⁹〔明〕萬表，《玩鹿亭稿》，卷1，〈題僧瑞雲扇景〉，頁29。

萬表之詩不獨「深得〔韋〕蘇州三昧」、⁴⁰「孟、韋風味」⁴¹——清新淡雅的山水田園詩風，更精確的說：其詩更近於邵雍(1011-1077)、莊定山(1436-1499)、陳白沙(1428-1500)一脈的道學詩。萬表不僅身兼詩人、武將，同時也是著名的理學家。黃宗羲(1610-1695)《明儒學案》將其列入〈浙中王門〉，萬表身為高階武將，卻與王龍溪(1498-1583)、唐順之(1507-1560)、羅洪先(1504-1583)等人論學不輟，兩百餘年後的全祖望(1705-1755)尚為此感動不已。⁴²梨洲論萬表之學固然有其淵源，然萬表論學實與陽明嫡脈有一線之隔，其與佛、老十分靠近，幾乎混同了儒佛之別，故龍溪謂萬表「雖混跡方外，而實欲以賢聖為宗」⁴³——也就是說：萬表論學其實正是在各個畛域邊界自在遊走。萬表的思想本身就是一場界限跨越來去的展演，李卓吾(1527-1602)贊曰：「為將而悟性命之理，古今罕儔。」⁴⁴張怡(1608-1695)甚且譽其為「明士大夫學道而有證悟者，以公為首座」。⁴⁵黃宗羲《明儒學案》曾載一事，頗見萬表與王門諸子以詩論學之情狀。其曰：

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雞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皆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癡狂竟何為！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為亦在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即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

⁴⁰ 這是唐順之的評語，見〔明〕王畿著，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20，〈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行狀〉，頁 601。

⁴¹ 〔清〕李鄴嗣，《甬上耆舊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4 冊），卷 11，〈都督萬鹿園公表〉，頁 242。

⁴²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鮚埼亭集·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 33，〈跋唐荊川與萬鹿園札〉，頁 1424。

⁴³ 〔明〕王畿，《王畿集》，卷 20，〈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行狀〉，頁 606-607。

⁴⁴ 〔明〕李贄，《續藏書》（臺北：學生書局，1986），卷 14，〈都督同知萬公〉，頁 293。

⁴⁵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玄釋〉，頁 926。

曷為天下善，曰惟聖者師。」⁴⁶

萬表與王門諸子論學一事亦見於《王心齋年譜》，然其繫於嘉靖庚寅九年(1530)，心齋和詩見收於《王心齋全集》卷二。此處敘及萬表〈病懷十首〉之二。此組詩原作於嘉靖庚寅九年。乙未年冬(1535)，萬表復執此詩向張邦奇(1484-1544)問學，詩前有小引，言其創作動機甚詳。其言曰：

乙未冬，余為參將，督漕至潞河，抱病不能入朝，憊焉有歸與之懷。甬川張公為少宰，書來問疾，往復酬答。寄懷於言，深慨格物之學不明，孔、曾之道日喪。故直陳吾心，無所徇奪，兼與質之，夫天命在心，不信吾心而信諸人，斯其惑焉。今哲人亡矣，余年五十。日月遂往，潦倒無成。偶復舊篇，輒成悲歎。同志君子，共究其心焉。⁴⁷

序文中所提的甬川張公即張邦奇，《明史》及《明儒學案》之〈諸儒學案〉中有傳。⁴⁸張邦奇曾親從陽明問學，論學以反求諸己與自知其心為尚。雖然唐順之、王龍溪、黃宗羲諸家所言皆不及張邦奇，但觀此文，張邦奇應該對萬表的思想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才是。

萬表雖言格物，然龍溪曰：「君所說格物，正是說了致知」、「吾兄所見，已是說歸心上，與後儒在物上求理者不同」⁴⁹——眾所周知，陽明以「正心」訓「格物」，萬表或許是透過張邦奇，而對陽明此種說法另有會心。觀諸梨洲所處稱引萬表與心齋之詩，不過言「性即良知」、孔、曾以來千聖相傳即

⁴⁶ [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卷15，〈浙中王門學案五·都督萬鹿園先生表·鹿園語要〉，頁358。

⁴⁷ [明]萬表，《玩鹿亭稿》，卷1，〈病懷十首〉小引，頁16。作者案：「乙未冬」紀年恐有誤，姑存疑。

⁴⁸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弘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逆瑾(劉瑾)竊政，先生著《張騫乘槎賦》，以瑾喻西域，騫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為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為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尚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定。」見[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卷52，〈諸儒學案中六·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頁544。

⁴⁹ [明]王畿，《王畿集》，卷20，〈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行狀〉，頁602-603。

此心之旨之類，原即陽明本懷，無須多談。萬表〈病懷〉十首論學詩雖然有「微吾魯中叟」，但同樣也有「華嚴願智悲，契我心獨真」、「老氏有至言，貴大患若身」⁵⁰等「混跡方外」之言，萬表也曾註解《老子》。對於佛、老二氏，萬表始終表示親近、尊重的態度，或許與其督漕的經歷有關。⁵¹是以黃宗羲謂其「一默一語，無非禪機」。⁵²〈病懷〉十首乃述其因病悟道根由，嘉靖中，道學界的藥病論述始興於世，張邦奇、⁵³王宗沐(1524-1592)皆有此論，⁵⁴萬表〈病懷〉十首亦其儔亞。就此，萬表曾說：

心體即是藥物，格物即是火候。一點靈明，徹底光透，即火、藥一矣。⁵⁵

這段話頗有言工夫即見本體的味道。病中是做工夫時候，萬表論學，最厭側身士林，束書不讀，開口便錯之徒。時講學之風大興於世，萬表卻深以沾溉榮祿，偷貪名聞利養，無實證之功，閑居妒賢，自擁皋比，聚眾空談之輩自警。萬表職掌東南兵備，且「功在漕運」，戰績彪炳。萬表用兵靈活，特別是引入少林僧兵禦倭一事膾炙人口，例如顧炎武(1613-1683)便曾就此事說道：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為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眾，皆戰死。⁵⁶

僧兵在萬表詩中亦屢屢出現。例如〈赭山戰後作〉一詩詩題後有小字，曰「時用僧兵取勝」。⁵⁷又有〈與法光汎舟月湖，時光自賊中還〉一詩，詩曰：

月湖同蕩槳，相對各生悲。百死何須問，重逢轉覺疑。禪心元不二，

⁵⁰ [明] 萬表，《玩鹿亭稿》，卷 1，〈病懷〉十首，頁 16。

⁵¹ 眾所周知，晚明佛教的興盛與漕運的關係密不可分。萬表與佛老關係如是親洽，與督漕多年的經歷恐非無涉，至於細節，尚待進一步的研究，且俟來者。

⁵² [清]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卷 15，〈浙中王門學案五·都督萬鹿園先生表〉，頁 356。

⁵³ [清]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卷 52，〈諸儒學案中六·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語要〉，頁 548。

⁵⁴ [清]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卷 15，〈浙中王門學案五·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論學書〉，頁 359-363。

⁵⁵ [明] 王畿，《王畿集》，卷 20，〈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行狀〉，頁 603。

⁵⁶ [清] 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9)，卷 29，〈少林僧兵〉，頁 840。

⁵⁷ [明] 萬表，《玩鹿亭稿》，卷 2，〈赭山戰後作〉詩題下小序，頁 44。

幻體豈無知。寂寞殘生在，焚修更有期。⁵⁸

綜觀詩意，僧人法光當即僧兵集團之一員，其先為敵軍所擒，後乃僥倖得出重圍。僧兵在禦倭戰爭中的活躍之狀，鄭若曾(1503-1570)〈僧兵首捷記〉⁵⁹記之甚詳。萬表之詩不僅可補史料之闕，更可讀到其心緒調伏的過程。

身為鎮邊大將，萬表詩中既有「海上日多盜，屠殘真可傷」⁶⁰的艱難時局，「一夜風煙傳警急，曉扶病骨強臨戎」⁶¹一般鐵肩任事的膽略令人動容，也有「讌笑滿堂知憶否？天涯排悶一裁詩」⁶²的婉曲深情。萬表之詩不獨抒情言志，有超越物情之外的悟曠，也有憐惜眾生的襟抱，早已凌軼文士弄文舞墨之境，不論《四庫提要》的「氣格稍弱」或顧起綸「得幽閒真趣」的評語皆不能真見萬表過人的膽識豪情與胸次。畢竟，「詩外尚有事在」⁶³——自古以來，詩學的討論從來不曾置詩人性情、風教與民瘼於不顧，若徒以語言風格為囿，斷非詩教本旨。王龍溪謂萬表曰「平生勞心盡節，夙夜思誠，憂國濟人，忠懇之志，終始一節，無間於出處。」⁶⁴差約可得其大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萬表身兼大將、學者、詩人於一身，「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究竟於禪學」⁶⁵——以入世之姿談出世之理，卻又「絕不喜人談說性命」⁶⁶、「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且「功在漕運」⁶⁷，也就是說：

⁵⁸ [明] 萬表，《玩鹿亭稿》，卷 2，〈與法光汎舟月湖，時光自賊中還〉，頁 46。

⁵⁹ [明] 鄭若曾，《江南經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8 冊)，卷 8 下，〈僧兵首捷記〉，頁 460-463。

⁶⁰ [明] 萬表，《玩鹿亭稿》，卷 2，〈病久不出，偶與軍門論海防有作〉，頁 43。

⁶¹ [明] 萬表，《玩鹿亭稿》，卷 2，〈赭山戰後作〉，頁 44。

⁶² [明] 萬表，《玩鹿亭稿》，卷 1，〈寄內四首〉，頁 27。

⁶³ 這是蘇軾對杜甫的評價。[北宋] 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67，〈評子美詩〉頁 2105。

⁶⁴ [明] 王畿，《王畿集》，卷 20，〈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行狀〉，頁 605。

⁶⁵ [清]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卷 15，〈浙中王門學案五·都督萬鹿園先生表〉，頁 355。

⁶⁶ [明] 王畿，《王畿集》，卷 20，〈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行狀〉，頁 603。

⁶⁷ [清]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卷 15，〈浙中王門學案五·都督萬鹿園先生表〉，頁 354-355。

萬表自造性命玄秘宗旨，卻未遁入自了漢一門，復留心於經世致用，時以生民為念，斷非徒讀父書之輩可比。明代中後期文化趨尚皆隱隱然具現於萬表一身，那跨界演出的動人身影，留給後人無限的景仰與追慕。⁶⁸

三、「年年笳鼓邊頭聽」——戚繼光的夢魂故里

關於明代中後期武人尚詩之風嬗變的軌跡，沈德符曾說：

本朝武弁能文者，如郭定襄、湯允績(?-1467)之屬，皆以詩名，然不過聊以自娛耳，非敢藝建旄鉞也。自嘉靖間東南倭難孔熾，倖臣胡宗憲(1512-1565)、趙文華輩，開府江浙，時世宗(1522-1566)方喜祥瑞，爭以表疏稱賀博寵，收取詞客充翹館。胡得浙人徐渭(1521-1593)、沈明臣(1518-1596)，趙得松江人朱察卿，俱荷異禮，獲厚貲，浸淫及於介胄，皆倚客以為重。漸如唐季藩鎮。⁶⁹

王士禎也曾就此事略有觀察：

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湯參將胤勳最著，予見其《東谷遺稿》十卷，了無可取。成化間金陵姚福者，世襲千戶，著《定軒集》、《避喧錄》、《窺豹錄》，及《青溪暇筆》若干卷。予嘗見《暇筆》草稿，福手書也，記軼事頗亦可喜，而論詩膚陋。⁷⁰

綜上所述，明代武人尚詩之風初以郭登⁷¹、湯胤勳為濫觴，初則閒吟自娛，間有姚福等人為之。特別是郭登之詩，備受詩論家推崇，李東陽(1447-1516)譽其詩「國〔明〕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⁷²雖然顧起綸以為

⁶⁸ 關於萬表的研究不多，陳永革曾經注意到萬表與僧人的交往，參見陳永革，《陽明學派與晚明佛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23-28。亦請參考方祖猷，〈集狂禪與事功於一身的萬表〉，《浙江學刊》，5(杭州，1989.9)，頁58-63。

⁶⁹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7，〈武臣好文〉，頁434。

⁷⁰ 〔明〕王士禎，《池北偶談》，卷17，〈儒將詩〉，頁420。

⁷¹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孫也。幼英敏。及長，博聞強記，善議論，好談兵。洪熙時，授勳衛。正統中，從王驥征麓川有功，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又從沐斌征騰衝，遷署都指揮僉事。郭登最為人所熟知的事蹟大概是英宗北狩時，堅守大同城，拒不開門一事。郭登傳見《明史》，卷173，〈列傳·郭登〉，頁4618-4621。

⁷² 〔明〕李東陽，《麓堂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1395。

其詩「正而無奇，循守繩墨」，⁷³但入清以後，選家依然青眼有加。朱彝尊曰：「一時臺閣諸公，孰出其右？」⁷⁴晚清的朱庭珍(1841-1903)則曰：「〔郭登〕才力縱橫，直可分詩家一席，不止為明代武將之冠。古今名將武臣能詩者，均不及定襄〔郭登〕遠甚，戚〔繼光〕、劉〔顯〕二將軍，拜下風矣。」⁷⁵而沈德符則具體指出嘉靖年胡宗憲經略江浙時禮遇文人，多羅文人於其幕下，為此風興盛之由(詳後)。清初劉廷璣與友人列舉歷代能詩武將，從梁代的曹景宗開始、經唐代的洪洲將軍、雁門郡王王智興(758-836)、宋代曹翰(924-992)、岳飛(1103-1142)等人、到明代的定襄伯郭登、戚繼光、俞大猷(1503-1580)、萬表、劉銳、余承恩、張通、周于德、張元凱、李元昭、張如蘭(以上諸人生卒年不明，約明中後期在世)、陳鶴(?-1560)、陳第、臨淮侯李言恭(?-1599)等人，⁷⁶明代能詩武將人數之多，幾至目不暇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劉廷璣列舉的明代能詩武將幾乎盡出身東南海疆守備行伍，⁷⁷與沈德符的觀察頗為相符，諸人不僅與胡宗憲幕下文人有同僚之誼，聲息相通，於武將尚詩之風或有推波助瀾之功。

儘管武將詩作可能經過幕客修飾，也有可能附庸風雅，仍然呈現出某種特殊的美學情調與精神特質，值得深入思考。清初詩論家賀貽孫(1605-1688)曾以曹景宗為例，認為武人之詩「貴在本色」，⁷⁸旨哉斯言。王士禛曾如是評價武人之詩曰：

古來武人能詩，如宋沈慶之「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梁曹景宗「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郭定襄登「甘州城西

⁷³ [明] 顧起綸，《國雅品》，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 1097。

⁷⁴ [清]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卷 7，〈郭登〉，頁 185。

⁷⁵ [清] 朱庭珍，《笈園詩話》，收入郭紹虞編、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卷 2，頁 2362。

⁷⁶ [清] 劉廷璣著，張守謙點校，《在園雜誌》，卷 2，〈武人能詩〉，頁 70-80。

⁷⁷ 筆者於此稍有觸及，參見廖肇亨，〈浪裡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一文。

⁷⁸ [明] 賀貽孫，《詩筏》，收入郭紹虞編、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頁 168。

黑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湯胤勳「苜蓿含花草露斑，奚奴擾擾出沙灣。塵飛大夏三千里，泥滿東風十二閑。直內銅符初上繳，征西鐵甲未東還。可憐絕代賢王手，少畫漁陽阿壅山。」戚武毅繼光「畫角聲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元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右偶舉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之劉涇、賀鑄、韓蘄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恭、萬表、陳第輩，不可枚舉。孰謂兜鍪之流祇解道「明月赤團團」也？⁷⁹

沈慶之與曹景宗是詩論家在聯屬能詩武將系譜時的人物原型。綜觀王士禛此處舉出所謂「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的作品，大抵具有以下幾點特色：(一)風格以雄渾沈鬱為歸；(二)多寫西北邊塞風物；(三)主題多詠行役之思。嚴格說，此等詩風更接近格調派理想的詩境，神韻與格調一徑相通，於此可窺一端。⁸⁰漁洋此處所舉明代武將諸例之情韻，類似唐代邊塞詩之風味昭然可見之矣。

在眾多能詩武將當中，戚繼光不論文事武功俱居上乘，雖然沈德符於戚繼光詩多致譏諒，然而明清詩論家卻於戚詩稱賞不已，「競稱其文采」，例如前引王漁洋等人極力稱譽的〈登盤山絕頂〉（「畫角聲傳草木哀」）一詩。錢謙益稱其詩「多感激用壯、抑塞憤張之詞」⁸¹——偏於慷慨豪放一路、宋長白（生卒年不詳，清初人）則稱其「超放自如，有鄭都官〔谷〕、羅江東〔隱〕筆致」⁸²——

⁷⁹ [清]王士禛撰，湛之點校，《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11，頁223-224。

⁸⁰ 一般將王士禛歸之為神韻派，然而神韻派與格調派頗多相通，時人亦目漁洋為「清秀李于麟」。順帶一提，在詩學國度中，討論神韻派的論詩旨要時，往往側重描述神韻派與王、孟、韋、柳等山水田園詩派的關係（例如王小舒，《神韻詩史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一書）此固有其理致可循，但同時也構成了認識神韻派的限制。因此，重新認識武將詩歌或許對於理解傳統詩學的意涵不為無補。

⁸¹ [清]錢謙益著，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戚少保繼光〉，頁5120。

⁸²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00冊，據清康熙天苗園刻本影印），卷10，〈舞劍臺〉，頁206。

風格多元而圓熟，近晚唐風味。當然這兩種意見並非截然衝突，錢謙益與宋長白不同的意見正好說明戚詩的不拘常套。比文字風格多元更重要的是：戚繼光的詩歌作品體現出的價值體系與世界觀。關於這點，就筆者聞見所及，以後七子之首的王世貞最具眼力，王世貞言：

以今睹其所著，存而彬彬者，師旅之什，發揚蹈厲；燕閒之章，清婉調暢。紀事之辭，委曲摹寫。誓師之語，立髮剔腑，然此猶其副墨耳。著述之編，跡若以為巷史、黃初者，顧其大微，在於推物情、窮時變。洞陰陽之消長，驗人事之得失。曲而中，肆而隱，往往於身心實際出之，機有所不能秘，念有所不能忍，始稍露其一斑於兵法焉。⁸³

在眾多詩論家當中，王世貞可謂戚繼光真正的心曲知音。王世貞「推物情、窮時變。洞陰陽之消長，驗人事之得失」的說法固然是針對戚繼光之著述《愚愚稿》一書而發，然而論戚繼光其人其詩，偏廢其世界觀與價值信念不談，徒講其風格修辭豈真能觸及心曲。師旅之什，指其詩歌題詠之作，著述之編，則言其兵法著作。也就是說：其詩歌仍是其嚴整治軍下的副產品。

王世貞對戚繼光詩作的評語固然不免酬應敷衍溢美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王世貞讀到在語言風格之外，影響戚繼光詩歌風貌的其他因素的作用，生活背景、環境、條件、性情，莫不是造就戚繼光獨特詩風的元素，兵法還是戚繼光真正的成就所在，詩卻是戚繼光鐵衣戰袍下性情心緒呼吸透光的窗櫺。茲舉一詩以窺其端。詩云：

曾經澤國鯨鯢息，更倚邊城氛祲消。春入漢關三月雨，風推秦島五更潮。但從使者傳封事，莫向將軍問賜貂。故里滄茫看不極，松楸何處夢魂遙。⁸⁴

據《戚少保年譜耆編》，此詩成於隆慶六年十二月(1573年1月)。戚繼光此詩雖然不似〈登盤山絕頂〉一詩備受詩家青睞，然此詩亟言戚繼光鎮海備虜的經歷與心情，思鄉之情與孤忠丹誠交融一片。前半有邊塞勇將的壯烈，後半有

⁸³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2冊)，卷51，〈止止堂集序〉，頁671。案：此序文未見收於今傳世各本《止止堂集》。

⁸⁴ [明]戚繼光著，王熹校釋，《止止堂集·橫槊稿·上》(北京：中華書局，2001)，〈奉陪少司馬汪公、大中丞楊公、駕部左公、任公、憲使徐公、王公、孫公，同登山海關之觀海亭〉，頁60。

低迴的深情。作為鎮邊大將，戚繼光也清楚明白戰爭殘酷的本質，此際的戚繼光已經不是「同期勛業勒燕然」⁸⁵的追夢少年，而是飽經世事滄桑，傷念生民的國家棟梁了。誠如弇州所見，此絕非刻意追摹、徒事修飾者所能，而是由於價值觀、世界觀等交互作用而成。將士思鄉是邊塞詩以來的重要主題，即以溫柔含蓄的方式表達對於朝廷政策失當的批判，類似的情調亦見於以下此詩。詩云：

一望青山輒解顏，況臨高閣對層山。長空獨任雲舒卷，故國虛憑夢往還。煙火萬家新雨霽，桑麻千里捷書間。年年笳鼓邊頭聽，誰遣班生入漢關。⁸⁶

此詩結尾委婉地傳達對於朝廷外交政策的不滿，主題同樣是守邊思鄉。臨風對山的快哉解顏其實是簿書旁午的片刻偷閒，由於大將戍邊，萬家生民才能自在歡慶。戚繼光此詩已經不獨是自抒懷抱而已，有對生民的體念，有對理想世界的託寄，更有不得而言，卻有不能言明的尷尬處境。雖然戚繼光不是明代中後期能詩武將的濫觴，但其武功與文藝卻同時另開新局，同時也與明代中後期詩壇主流後期格調一派盟主王世貞、汪道昆的詩學論述相互聯繫，成為眾聲喧譁的明代中後期詩壇中一種獨特音色。

四、「舉世慕盛唐，吾獨好三百」——陳第的汎海比興

萬表研究近乎空白，陳第研究亦十分疏寥。陳第為古音學先驅，梁章鉅(1775-1849)曾對閩人在古音學上的貢獻如是言道：「言古韻者，實莫善於閩人，則亦惟古書之是據而已。講古韻者，自吾閩之吳才老棫始，惟《韻補》一書，頗多謬誤。連江陳季立第因之作《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則條例貫通，考證精密。顧亭林之《音學五書》，實從此出。」⁸⁷梁章鉅以為陳第在古音學研究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此外，陳第又曾與遊擊將軍沈有容

⁸⁵ [明]戚繼光著，王熹校釋，《止止堂集·橫槊稿·上》，〈和張都護〉，頁16。

⁸⁶ [明]戚繼光著，王熹校釋，《止止堂集·橫槊稿·上》，〈安思樓成，值久雨初霽〉，頁84。

⁸⁷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收入郭紹虞編、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頁1986-1987。

(1557-1628)追擊倭寇，因風飄至臺灣，作〈東番記〉，是關於臺灣原住民最早的記錄，陳第相關的研究也多聚焦此地。不過除此之外，關於陳第的研究仍屬冷清。

陳第，字季立，連江人。年少時博極羣書，文名甚著，倜儻自負且喜談兵。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繼光征倭至連江，第與之定平倭策。應俞大猷特聘，隨以邊事上書大司馬譚綸(1520-1577)，奇而薦之，起家京營，守古北口，歷遊擊將軍，屢有戰功，後以忤巡撫吳兌(1525-1596)，拂衣歸。時年近五十，絕意仕進，惟以著述自任。作《伏羲圖贊》，又作《毛詩古音考》、《尚書疏衍》、《麟經直指》、《屈宋音義》皆考古證今，理解精醇。金陵焦竑(1540-1620)老年好學，第聞之，裹糧至白門，與相辨析，竑嘆服，自謂弗如。晚出遊五岳，足跡幾遍天下，閩巡撫屢行薦辟，皆不就。生於嘉靖廿年(1541)，卒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七十七。門人彙集其所著詞賦，漫題《松軒講義》、《意言》、《謬言》、《寄心集》、《書札燼存》、《薊門兵事》、《防海事宜》、《東番記》、《塞曲》、《粵草》等書並刻行世。⁸⁸

陳第是明代中後期知識跨界展演的奇人，以書生談兵，得戚、俞等名將賞識而從戎，晚年絕意仕進，以名儒終。焦竑曾如是形容陳第「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瓶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毫自縊，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⁸⁹也就是說：陳第允文允武，且皆能自成名家。「貫串馳騁，著書滿屋，其涉獵者廣博」意味陳第在蓄積宏富的基礎上遊心跨界，遂能迭有新見。由於陳第的知識面向牽涉太廣，非此文所能盡，此處只能先就其詩文相關部分加以討論。

劉人鵬將陳第一生分為(一)鄉里書生(三十三歲以前)、(二)武將(三十三至四十二)、(三)縱情山水(四十三至離世)三個時期，⁹⁰大體可從。嚴格來說，陳第身披戰甲，只有短短十年，但晚明清初的學者詩人言及陳第，莫不忘及此，而朱

⁸⁸ 陳第生平記述見〔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0冊)，卷46，〈遊擊陳季立先生第〉，頁519-520。

⁸⁹ 〔明〕焦竑，《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14，〈毛詩古音考序〉，頁129。

⁹⁰ 劉人鵬，〈陳第之學術〉(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17。

彝尊、錢謙益編列明代詩選，亦將陳第與戚繼光、李言恭並而論之，足見陳第投筆從戎的文化形象深入人心。陳第雖然心性曠達，不以官場一時榮辱掛心，然十年從軍畢竟是難得的經驗，是故陳第移兵法論經學、⁹¹論古文，⁹²亦見獵難免心動也。陳第從軍肇因於戚、俞的賞識，其心懷亦往往繫於二人，終其一生，陳第對於戚、俞二人的孺慕之情始終未減。萬曆十年(1582)，戚繼光不得志於朝，朝廷遂有旨調戚繼光移鎮南粵。陳第於此義憤難平，遂作《燒荒行》一詩，一抒感憤。詩云：

年年至後罷防賊，出塞燒荒灤水北。寒風刮地人骨開，凍雪連天馬蹄灰。枯根朽草縱火焚，來春虜騎饑無食。電動千峰劍戟橫，日搖五采旌旗直。揚威士卒不憚勞，安攘閩外臣子職。君不見，嘉靖中年虜反側，東西合舉犯中國，潮河潰入逼郊圻，九門盡閉嗟何極。天子震怒斬司馬，遂召諸道防薊域。朝廷建議設督臣，歲歲侵掠勢愈棘。督撫誅夷並謫戍，生靈荼毒慘傷戚。於時總鎮任實艱，暮改朝更徒唧唧。又不見，隆慶二載譚、戚來，文武調和費心力。從前弊政頓掃除，臺城兵器重修飭。迄今一十五年間，閭閻雞犬獲蘇息。譚今已死戚復南，邊境危疑慮叵測，患難易共安樂難，念之壯士摧顏色。論者不引今昔觀，紛紛搜摘臣湔惑。⁹³

朱彝尊曾評陳第之詩曰：「扼腕於封疆之事深矣。」⁹⁴此詩一任白描，幾無用

⁹¹ 陳第曰：「行陣整肅，《禮》也；三千一心，《樂》也；勞以歌謠，非《詩》乎？申以誓令，非《書》乎？奇正相生，變化無窮，非《易》乎？用命，賞於祖；不用，戮於社，非《春秋》乎？」語見〔明〕陳第，《一齋集·謬言》（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萬曆會山樓刻本影印，2000），〈論兵〉，頁325。在筆者有限的聞見中，以兵法說經學似不多見，陳第此說殆為個中翹楚。

⁹² 陳第曰：「夫文猶兵也，兵為守固戰勝而已，古法不必拘。文惟敷事達情而已，古法亦不必拘也。」語見〔明〕陳第，《一齋集·書札燼存》，〈答袁有賢〉，頁292。順便一提，以兵法說古文的理論主張當中，在筆者有限的閱讀經驗裡，論述最為細密者，或許當推有清中葉的魏定一〈作文如用兵說〉一文。魏定一未必直接受到陳第的啟發，但可見明清文化論述中的兵學比喻其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魏文見收於《滇文叢錄》（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6，同時也收錄於張國慶，《雲南古代詩文論著輯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389-391。

⁹³ 〔明〕陳第，〈燒荒行〉，此詩未收入《一齋集》中，轉引自金雲銘，《陳第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303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51。

⁹⁴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卷14，頁416。

典，於溫柔婉轉之旨去乎遠甚。詩前有序，陳第自言此詩所作之根由。其曰：「薊自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虜大舉入犯，至隆慶丁卯(元年，1567)一十八年，歲苦蹂躪，總兵凡十五易，自隆慶戊辰(二年，1568)，南塘戚公實來鎮薊，時總督者二華譚公也，至萬曆壬午(十年)一十五年，胡塵不聳，民享生全極矣。乃論戚者，謂不宜於此，竟徙嶺南。嗟夫！宜與不宜，豈難辨哉！故作〈燒荒行〉以寄於悒。」⁹⁵燒荒是明代邊塞一帶常見的景致。⁹⁶陳第此詩紀事至詳，幾同史書，對於時局的喟嘆也正是陳第個人的命運。

陳第晚年獲交名將沈有容，萬曆三十年(壬寅，1602)，陳第隨沈有容出海剿倭，因風浪過大，飄至臺灣，陳第據其聞見，作〈東番記〉一文，乃臺灣早期重要相關文獻。⁹⁷陳第亦有詩記其經過，其云：

萬曆壬寅十二月初七，余同沈士弘將軍往東番勦倭。初八晚，舟過澎湖溝，颶風大作，播蕩一夜一日，勺水不得入口，舟幾危者數矣；余乃作歌以自寬。歌曰：「水亦陸兮，舟亦屋兮，與其死而棄之，何擇於山之足海之腹兮。」颶息舟定，沈士宏具酌，請復歌；余乃發其渡海之意，歌曰：「學而不足，用者恥兮；用而不能，無用者鄙兮。無用而不廢時用者，誰氏之子兮？」⁹⁸

陳第此歌前半乃故作鎮定之辭，兼以己之無用於世，反襯大將軍功勳蓋世之意。此次航海經驗是打開臺灣經驗的重要契機，陳第此際渡臺雖非主將，亦有涉於戎務，至少與當時武將的戰場經驗有關。陳第晚年皓首窮經，論詩實帶有嚴重的經生氣味。陳第論詩，一以《詩經》為歸，故曰「舉世慕盛唐，

⁹⁵ [明] 陳第，〈燒荒行·序〉，轉引自金雲銘，《陳第年譜》，頁 50-51。

⁹⁶ 邱仲麟曾對明代的「燒荒」有過詳細的討論，參見邱仲麟，〈明代燒荒考——兼論其生態影響〉，《臺大歷史學報》，38(臺北，2006.12)，頁 25-63。

⁹⁷ 「[萬曆]二十九年(1601)，倭掠諸寨，有容擊敗之，踰月，與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彭山洋。倭據東番，有容守石湖，謀盡殲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風，存十四舟。過澎湖，與倭遇，格殺數人，縱火沉其六舟，斬首十五級，奪還男婦三百七十餘人，倭遂去東番，海上息肩者十年。捷聞，文武將吏悉敘功，有容齎白金而已。」見《明史》，卷 270，〈列傳·沈有容〉，頁 6938。《明史》於此記年似有誤，當從此詩為是。

⁹⁸ [明] 陳第，《一齋集·五嶽遊草》，〈泛海歌〉二首，有序，頁 394。

吾獨好三百」，⁹⁹陳第於唐詩的深情款款始終不喜，以為兒女作態，曰：「唐人宮怨、閨怨之作，類託以自寓，然色衰則愛弛，才拙則寵移；道直則身疎，時違則眷輟，此消息盈虛之恆理也，今動輒怨尤，略無悔惡之意，其責人終無已乎。」¹⁰⁰對唐詩中自怨自艾之情不以為然。復責備唐詩於得失之情不知自解，曰：「夫並生斯世，有合並有離，一入仕途，有升必有謫。處中國則綏士民，出邊塞則平胡虜，此皆人生之概，男子份內事也。唐詩於離別、謫宦、出塞諸作皆憤怨不能自堪，詞雖富麗而於丈夫之志節微矣。余故詠而解之，庶幾存風人之遺意乎。雖然，斯道之晦久矣，世之步趨唐詩者，且譏余為宋人，之陋也夫。」¹⁰¹陳第之世，「詩必盛唐」之談大行於世，此處不難看出：陳第於唐詩並無會心，他以自身的經驗為例說道：

晉人之談雖清，而情則鄙。唐人之詩甚麗，而識則卑。問其識。曰：「唐於送別、謫宦、出塞諸作流連驚嘆，常若不任其悲然者。」夫一合一離，處世恆態也。有遷有謫，仕宦恆物也。吾嘗至於關塞，黃雲萬里，風沙蔽天，時聞刀斗馬嘶之聲，蓋以為樂，不知其悲也。或曰：「子以安土之學而責之詞賦之士，不亦過乎？」¹⁰²

陳第這段話乃明顯針對南宋嚴羽「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¹⁰³的說法而發，陳第指責唐人識見卑陋，自有其理致。但陳第並未注意：詩歌動人的力量，也未必完全來自於深刻超曠的人生見地，綿長的情韻焉可置之不顧？嚴格來說，陳第僻居閩海，於明代中後期以來江南地方唐宋詩之爭的脈絡與話語並無深刻的掌握，但《滄浪詩話》已入明代詩人骨髓之中，即令反對《滄浪詩話》最力的錢謙益也說：「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鑄心尅骨，學士大夫，生而墮地，師友熏習，隱隱然有兩家種子盤互于藏識之

⁹⁹ [明] 陳第，《一齋集·寄心集》，〈誦詩詠〉，頁 358。

¹⁰⁰ [明] 陳第，《一齋集》，〈春宮怨〉、〈長門詞〉跋語，頁 407。

¹⁰¹ [明] 陳第，《一齋集》，〈離別詠〉、〈謫宦詠〉、〈出塞詠〉跋語，頁 407。

¹⁰² [明] 陳第，《一齋集》，〈意言〉，頁 343。

¹⁰³ [南宋] 嚴羽著，陳定玉輯校，《嚴羽集·滄浪詩話》，頁 39。

中。」¹⁰⁴尤其是格調派，對於《滄浪詩話》的推展更是不遺餘力。¹⁰⁵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段話乃是對於《詩經》深造有得的陳第對當時詩學主流提出的質疑與批判。陳第以自身的經驗指出：詩論家的話語與境界過於侷限。陳第作〈先天圖詠〉、〈經學嘆〉、〈談道嘆〉等詩即同經生說經，幾無情思可言。此等詩作確有類於宋代道學詩風，以詩論詩，甚至遠不如中年所作〈燒荒行〉為可讀。但陳第仍然拒絕被歸屬到宋詩一路，因為在陳第看來，「六朝之詩，猶有三百篇惻愴之思焉，至唐鮮矣；唐人之作猶有三百篇比興之義焉，至宋鮮矣。」¹⁰⁶——宋較唐猶等而下之，陳第心目中理想的詩作還是《詩經》：「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¹⁰⁷可以說：陳第理想的詩境是經學義理聲韻的具體化。陳第拒絕宋詩，也可以說是相當程度的接受格調派的文學退化史觀，主張回復詩經的傳統，也與格調派的美學主張某種程度應聲唱和。更精確的說：陳第論詩接受了格調派的基本前提，標舉《詩經》看似與格調派有所扞格，但此實亦格調原初理想之一。更精密的說：陳第的詩學主張去除格調派的禪味，而易之以經生氣。雖然陳第自身的詩作並不見得高明，但卻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詩的美學取徑是否過於單一，或在某些霸權話語的解釋操作之下，是否限制了詩的視野或可能性。陳第以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說明詩應該涵括更高遠的生命理想以及更開闊的美感經驗。¹⁰⁸

陳第當時「唐詩主情，宋詩主理」之類的說法極為風行，眾所周知，主

¹⁰⁴ [清]錢謙益，《錢牧齋全集·牧齋有學集》，卷15，〈唐詩鼓吹序〉，頁709。

¹⁰⁵ 關於這點，詳參廖肇亨，〈《滄浪詩話》與明清詩學論爭：以「法／悟」關係為中心的討論〉一文，收入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及其開展》，頁68-104。

¹⁰⁶ [明]陳第，《一齋集·謬言》，〈詩文〉，頁321。

¹⁰⁷ [明]陳第，《一齋集·讀詩拙言》，頁105。

¹⁰⁸ 不過反過來說，詩論家也可以質疑陳第，只有高遠的人生智慧與精神境界，難道便可以保證一首好詩的完成？音節、意象的作用難道不重要？深情難道不重要？而且格調派(性靈一派的進路不同，且先不論)的理論體系從來沒有放棄人生境界的追求。不過陳第倒是認識到：在格調派越趨嚴密的法度規範要求之下，美感經驗與精神意境有集中化、緊密化的傾向。

情說更是格調派一貫的重要主張。對陳第而言，詩不只是抒情寫志，還必須承負更高遠的人生理想與精神境界，以及豪情慷慨的胸次襟抱。陳第雖然於格調派的理論內涵掌握有限，卻別出蹊徑，希冀以《詩經》矯正時弊。詩歌之外，陳第於格調派「文必秦漢」的主張，也不以為然。其曰：

夫文，非他，言之精也。人與家鄉邦國接，誰能廢言？言足以明己意、達事情，謂之能言。與天下後世接，誰能廢文？文足以闡理道、通事勢，謂之能文。英雄豪傑，就中調停，去陳腐、趨馴雅，理奧、氣充、詞暢，則文之至也。故我明之文，上者奏疏，次者文移，又次者試錄，以其事理確也。碑銘序記概不及此三者何？今天下波流俗靡，爭尚僻詭，拾先秦兩漢句字數綴成章，讀之聾牙艱險，若甚深遠，味之其理，索然無甚異者，此可為文乎？且囂囂然下視韓柳，無論歐蘇矣。……故嘗私自語曰：李濟南出，而文章道衰矣，非濟南過，學之者過也。¹⁰⁹

是時格調派的古文法度似乎已經籠罩天下，陳第對於刻意追求古奧的文章家數顯不以為然。唯「英雄豪傑」能役法而不役於法，破除爛熟流俗。「去陳腐、趨馴雅」，即韓愈「唯陳言之務去」主張的變奏，陳第此文，思為韓、柳、歐、蘇吐氣，隱約可見唐宋派主張的影子。陳第又特別指出文學創作過程中，「與家鄉邦國接」、「與天下後世接」此一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徒有主體抒情的作用、或文章風格標準範式是不足的，還有廣大的天地，無邊的世界，以及那永不放棄追尋的勇氣、與不為人知卻不為所動的堅定信念。

代結語

武將之外，寇盜亦為詩，與武將的憂勤國事有恰成對反之勢。采九德(生卒年不詳，嘉靖中在世)曾記倭寇題廟壁詩之經過云：

賊有善卜筮者，每日侵晨卜筮，為謀畫勝算，有詩題廟壁云：「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

¹⁰⁹ [明]陳第，《一齋集·書札燼存》，〈答楊伯和〉，頁293。

客路寬。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¹¹⁰

就筆者耳目所及，此或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海盜之歌」。¹¹¹寇首的反詩，或許以《水滸傳》中的宋江最為人所熟知，¹¹²然《水滸傳》畢竟是小說家言，未若此詩之深具史料價值。以詩藝論，此詩固然未必盡如人意，卻充滿著樂觀開朗的率性，觸目盡是海上人家生活風味，別具一種特殊的浪漫情調。武將與盜匪竟同時在明代中後期的詩壇協奏共鳴。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一旦論及武將詩歌，大概不難聯想到傳統的邊塞詩、戰爭詩、亂離詩，豪放詞一路，但明代中後期武將的詩歌世界具有以下特質，值得進一步追索：

- (一)明代中後期能詩武將人數之多，已經成為詩家無法視而不見的文化風潮，此即使能詩武人無代無之，明代中後期人數之眾、聲勢之浩亦可謂前代所無。明代中後期武將尚詩之風雖然可能有文人幕客的推波助瀾，也許也有附庸風雅的用意，但明代能詩武將仍舊經營出獨特的聲調與姿態。有勇壯的豪情，也有深情拳拳，自有其特出之處，以至於當時的詩論家無法就此視而不見。
- (二)明代中後期能詩武將的詩歌內涵極其多元，也有經學與理學的談論，憂勤國事的孤忠丹誠與生民在抱的胸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 (三)武將的詩或學術思想往往有當時學術霸權主流所不能收束者，例如陳第的古音學、萬表的藥病論述與經世學風等等，在後世都蔚成侯國。其學術思想與其兵學之間的關係尚有待進一步追索探究。

¹¹⁰ [明]采九德，《倭變事略》（《叢書集成初編》，第3975冊，北京：中華書局據《鹽邑志林》本影印，1985），卷1，頁5。

¹¹¹ 中研院史語所陳國棟教授在內閣文庫大檔發現鄭芝龍的詩作。是時鄭芝龍已受明朝政府招安，且題時曰崇禎十年(1637)，時間上較采九德所錄之詩晚了許多。不過鄭芝龍的海寇經歷眾人皆知，因此鄭芝龍詩作，同時兼具盜匪詩與武將詩雙重特質。值得一錄。鄭芝龍〈遊七星巖題名〉兩首。其一作：「偶緣開府抵崧台，奇石清泉灑綠苔。群玉山頭迎佛相，恍疑身已在蓬萊。」其二作：「乳巖突兀五丁開，直把星辰摘下來。金粟莊嚴真色相，肯慚能賦大夫才。」見內閣文庫大檔編號C0873。

¹¹² 原詩作：「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逐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見〔元〕羅貫中等撰，李泉等校注，《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第39回，頁663。

(四)兵法成為明清之際一種特殊的文化論述，經學、詩、古文皆可見其蹤跡。

趙園教授曾引陸世儀(1611-1672)「禮樂是儒家一個陣法」¹¹³之說，以為「絕非兵家所能想像」¹¹⁴然從本文引述諸例不難獲見：陸世儀斯說殆演陳第之遺緒而已。儒者談兵，不過紙上，或舌上工夫而已，陳確(1604-1677)「談兵者即不知兵」¹¹⁵一語最為諦當。然從本文以上的論述來看，明代中後期兵家頭領不僅知兵、知禮樂，通詩書，還知古音。葛巾羽扇，可以揮動三軍；生民以安，邦國以寧，又遠非談兵之儒堪與倫比。事實上，兵法、武藝論述在醫學、¹¹⁶藝術、宗教等各個不同領域的表述與呈現，本文所言不過一端而已，尚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五)就明代中後期以來武將能詩一事觀之，雖然前有郭登等人為之前驅，但胡宗憲等人撫浙時期，文人武將共濟一室，兩者交流極為密切，黃宗羲曾就胡宗憲的幕府多奇士一事說道：「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蔣洲)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¹¹⁷除此之外，茅坤(1512-1601)、唐順之、戚繼光、俞大猷、陳第亦俱在其中，武將擅詩之風亦漸起於斯，值得進一步關注。東南海疆與西北邊塞同為明代武將詩歌最重要的題材，這也同時反映了明代中後期歷史的實況。

(六)明代中後期武將之詩之所以成為詩壇注目的焦點，初起於格調派巨擘王世貞等人的稱揚，但格調派的美學主張絕不足以籠括武將詩歌全豹。王士禎「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一語最能清楚道其造境。不過在武將詩歌世界中，也仍然必須對詩學主流話語(明清之際，最具代表性的當然

¹¹³ [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卷21，頁207。

¹¹⁴ 趙園，〈談兵〉，收入趙園著，《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頁79-161。

¹¹⁵ [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復來成夫書〉，頁90。

¹¹⁶ 明清醫家，頗喜以兵言醫，例如晚明醫家王綸曰：「東垣(李杲)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丹溪(朱震亨)能將十萬，故不敢效其多。」見[明]王綸，《明醫雜著》(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卷1，頁3；以兵言醫，最為世所稱者，或當推乾隆時期的徐大椿，其曰：「《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見[清]徐大椿，《徐大椿醫書全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醫學源流論·用藥如用兵論〉，頁185-186。

¹¹⁷ [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蔣氏三世傳〉，頁598。

就是格調派的主張)或隱或顯，或多或少的回應。

雖然明代文士武將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例如陳子龍(1608-1647)說：「今國家所以教儒生者，不特未嘗令其習兵，且與兵事大相反。兵事尚奇而儒者尚平，兵事尚詭而儒者尚正，兵事尚雜學而儒者一切禁止」¹¹⁸但嘉、隆之後兩者的交流轉趨密切，文人談兵與武將制詩論學成為一種有趣的對照。明代武將的詩歌是文學史上一個被遺忘的風景，然而武將的詩歌世界反映了當時歷史潮流與文化風尚。武將的詩歌不僅帶入邊塞風物，朝政得失，也有經學、理學、佛教各種學術思想的交融滲透。更重要的是：武將的詩歌提供了一種重新觀照文學定義與疆界的嶄新角度，摸索一種嶄新理論話語於是可能。例如陳第，就對當時詩學主流霸權話語大不以為然。

薛雪(1681-1763?)曾謂：「無武備不是文人。」¹¹⁹明代武將詩歌的價值不僅在於呈現當時的美學意境，而是那遇事無畏的鐵膽俠情，以及探索未知疆界的勇壯氣魄。明代武將詩歌帶入新天地、新航路，可謂一場瑰麗奇絕的跨界展演。萬里黃沙達達飛奔的馬蹄、滔天白浪間騰躍的樓船，邊際遊走的豪情壯志，將士與盜匪，同時奏演出一曲恆久且氣勢磅礴的動人樂章。

(責任校對：顏瑞均)

¹¹⁸ [明] 陳子龍，《安雅堂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末刻本影印，2002)，卷 10，〈儲將才〉，頁 63。

¹¹⁹ [清] 薛雪，《一瓢詩話》，頁 138。

**“The Art of Poetry is Equal to the Art of War”:
A Study of Military Officers’ Poetry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Ming Period**

Liao, Chao-he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etry of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poetry of military officers not only created a new canon of poetics, but also reflect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rt of war, prose, and scholarship popular at the time. First, this study cites Qian Qian-yi and Tang Xian-zu’s theories that the art of poetry is equal to the art of war. Nex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ase studies of military officer poets Wan Biao, Qi Ji-guang and Chen Di, and analyzes their poetry which is infused with allusions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jing xue*), Neo-Confucianism (*li xue*) and Buddhism. In addition, military officers’ poetry connects with the *Ge-diao* school, which is important in poetic history. Finally, this article re-evaluates military officers’ poetry, concluding that it embodie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urrents of its time period, while also providing new definitions of literature.

Keywords: Military Officer poetry, Wan Biao, Qi Ji-guang, Chen Di, art of poetry (*shi fa*), art of war (*bing fa*)